

宋史

---

宋史

●卷三百六 列传第六十五

○谢泌 孙何（弟仅） 朱台符 戚纶 张去华（子师德） 乐黄目 柴成务

谢泌，字宗源，歙州歙人。自言晋太保安二十七世孙。少好学，有志操。贾黄中知宣州，一见奇之。太平兴国五年进士，解褐大理评事、知清川县，徙彰明，迁著作佐郎。端拱初，为殿中丞，献所著文十编、《古今类要》三十卷，召试中书，以直史馆赐绯。时言事者众，诏阁门，非涉侥望乃许受之。繇是言路稍壅。泌抗疏陈其不可，且言：“边鄙有事，民政未乂，狂夫之言，圣人择焉。苟诘而拒之，四聪之明，将有所蔽。愿采其可者，拒其不可者，庶颀颀之情，得以上达。”复言：“国家图书，多失次序。唐景龙中，尝分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四库，命薛稷、沈佺期、武平一、马怀素分掌，望遵复故事。”遂令直馆分典四部，以泌知集库。改左正言，使岭南采访。

淳化二年，久旱，复上言时政得失。时王禹偁上言：“请自今庶官候谒宰相，并须朝罢于政事堂，枢密

---

使预坐接见，将以杜私请。”诏从之。泌上言曰：“伏睹明诏，不许宰相、枢密使见宾客，是疑大臣以私也。

《书》曰：‘任贤勿贰，去邪勿疑。’张说谓姚元崇曰：‘外则疏而接物，内则谨以事君。此真大臣之礼。’今天下至广，万机至繁，陛下以聪明寄于辅臣，自非接下，何以悉知外事？若令都堂候见，则庶官请见咨事，略无解衣之暇。今陛下囊括宇宙，总揽英豪，朝廷无巧言之士，方面无姑息之臣，奈何疑执政，为衰世之事乎。王禹偁昧于大体，妄有陈述。”太宗览奏，即追还前诏，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馆。会修正殿，颇施采绘，泌复上疏。亟命代以丹堊，且嘉其忠荃，拜左司谏，赐金紫、钱三十万。一日，得对便殿，太宗称其任直敢言，泌奏曰：“陛下从谏如流，故臣得以竭诚。昔唐季孟昌图者，朝疏谏而夕去位，鉴于前代，取乱宜矣。”太宗动色久之。时，群臣升殿言事者，既可其奏，得专达于有司，颇容巧妄。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，机事送枢密，金谷送三司，覆奏而行，从之。

俄判三司盐铁勾院。奉诏解送国学举人，黜落既多

---

，群聚喧诟，怀甃以伺泌出。泌知之，潜由他涂入史馆，数宿不敢出，请对自陈。太宗问：“何官驸导严肃，都人畏避？”有以台杂对者，即授泌虞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。上元观灯，泌特预召，自是为例。转金部员外郎，充盐铁副使。顷之，魏羽为使，即泌之外舅，以亲嫌，改度支副使。因郊祀，条上军士赏给之数。太宗曰：“朕惜金帛，止备赏赐尔。”泌因曰：“唐德宗朱泚之乱，后唐庄宗马射之祸，皆赏军不丰所致。今陛下薄于躬御，赏赐特优，实历代之所难也。”俄与王沔同磨勘京朝官。太宗孜孜为治，每御长春殿视事罢，复即崇政殿临决，日旰未进御膳。泌言：“请自今长春罢政，既膳后御便坐。”不报。俄知三班、通进银台司，出知湖州。再迁主客郎中、知虢州。

真宗初，边人屡寇，泌上疏曰：

臣窃惟圣心所切者，欲天下朝夕太平尔。雍熙末，赵普录唐姚崇《太平十事》以献。未几，普复相，时称致治之策无出于此。寻普病，又辽骑扰边，因循未行。今北边谧宁，继迁请命，则可行于今日矣。臣以为

---

先朝未尽行者，俟陛下尔。陛下自临大宝，边不加兵，西北肃然，民安岁登，则太平之象，复何远哉。至于省不急之务，削烦苛之政，抑奔竞，来直言，斯皆致太平之术，又岂让唐开元之治也。议者或谓，方今用兵异于开元，且开元边戎孔炽，明皇卒与之和。至如汉高祖亦然。此皆屈己以宁天下，岂以轻大国而竞小忿乎。请以近事言，往岁讨交趾，王师一动，南方几摇。先皇以为得之无用，弃之实便，及授官为蕃屏，则至今窜伏。石晋之末，耻讲和契丹，遂致天下横流，岂得为强？或者有言，敌所嗜者禽色，所贪者财利，余无他智计。先朝平晋之后，若不举兵临之，但与财帛，则幽蓟不日纳土矣。察此，乃知其情古犹今也、汉祖、明皇所用之计，正可以饵其心矣。

臣伏睹近诏，以不逞之徒所陈述，皆閤阁事。臣闻古先哲王询于刳莛，察于迕言者，盖虑视听之蔽，故采此以达物情，亦罕行其事也。先朝有侯莫陈利用、陈廷山、郑昌嗣、赵赞之徒，喋喋利口，赖先帝圣聪，寻翦除之，然为患已深矣。臣又闻辅时佐主，建万世之

---

基，立不拔之策者，必倚老成之人。至如成、康刑措，由任周、召；文、景清静，不易萧、曹；明皇太平，亦资姚、宋。夫精练国政，斟酌王度，未闻市井之胥，走尘之吏，可当其任也。惟陛下察往古用贤致治之道，则贤者亦必尽忠竭力，以辅成太平之治矣。

咸平二年，徙知同州。代还，知鼓司、登闻院。五年，与陈恕同知贡举，复知通进、银台司，加刑部，出为两浙转运使。近制，文武官告老皆迁秩，令录授朝官，并给半俸。泌言：“请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，许致仕；因疾及历任犯赃者，听从便。”诏可。徙知福州，代还，民怀其爱，刻石以纪去思。转兵部郎中，复知审官院，直昭文馆。知荆南府，改襄州，迁太常少卿、右谏议大夫、判吏部铨。大中祥符五年卒，年六十三。

泌性端直，然好方外之学，疾革，服道士服，端坐死。帝闻而叹异，遣使临问恤赐，录其子衍为太常寺奉礼郎，衍将作监主簿。衍为太子中舍。

孙何，字汉公，蔡州汝阳人。祖镒，唐末秦宗权据州，强以宾佐起之。镒伪疾不应，还家，以讲授为业。

---

父庸，字鼎臣，显德中，献《赞圣策》九篇，引唐贞观所行事，以魏元成自况。得对，言曰：“武不可黷，敛不可厚，奢不可放，欲不可极。”世宗奇其言，命中书试，补开封兵曹掾。建隆初，为河南簿。太平兴国六年，鸿胪少卿刘章荐其材，改左赞善大夫。历殿中丞、知龙州而卒。

何十岁识音韵，十五能属文，笃学嗜古，为文必本经义，在贡籍中甚有声。与丁谓齐名友善，时辈号为“孙丁”。王禹偁尤雅重之。尝作《两晋名臣赞》、《宋诗》二十篇、《春秋意》、《尊儒教仪》，闻于时。淳化三年举进士，开封府、礼部俱首荐，及第又得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陕州。召入直史馆，赐绯，迁秘书丞、京西转运副使。历右正言，改右司谏。

真宗初，何献五议：其一，请择儒臣有方略者统兵；其二，请世禄之家肄业太学，寒隳之士州郡推荐，而禁投赘自媒者；其三，请复制举；其四，请行乡饮酒礼；其五，请以能授官，勿以恩庆例迁。上览而善之。咸平二年，举入阁故事，何次当待制，献疏曰：

---

六卿分职，邦家之大柄也。有吏部辨考绩而育人材，有兵部简车徒而治戎备，有户部正版图而阜货财，有刑部谨纪律而诛暴强，有礼部祀神示而选贤俊，有工部缮宫室而修堤防，六职举而天下之事备矣。故周之会府，汉之尚书，立庶政之根本，提百司之纲纪。令、仆率其属，丞、郎分其行，二十四司絜焉星拱，郎中、员外判其曹，主事、令史承其事。四海九州之大，若网在纲。

唐之盛时，亦不闻别分利权，创使额，而军须取足。及元宗侈心既萌，召发既广，租调不充，于是萧景、杨钊始以地官判度支，而宇文融为租调地税使，始开利孔，以构祸阶。至于肃、代，则有司之职尽废，而言利之臣攘臂于其间矣。于是叛乱相仍，经费不充，迫于军期，切于国计，用救当时之急，卒以权宜裁之。五代短促，曾莫是思。

今国家三圣相承，五兵不试，太平之业，垂统立制，在此时也。所宜三部使额，还之六卿，慎择户部尚书一人，专掌盐铁使事，俾金部郎中、员外郎判之。又

---

---

择本行侍郎二人，分掌度支、户部使事，各以本曹郎中、员外郎分判之，则三使洎判官，虽省犹不省也。仍命左右司郎中、员外总知帐目，分勾稽违。职守有常，规程既定，则进无掎克之虑，退有详练之名，周官唐式，可以复矣。兹事非艰，在陛下行之尔。

是冬，从幸大名，诏访边事。何疏曰：

陛下嗣位以来，训师择将，可谓至多，以高祖之大度，兼萧王之赤心，神武冠于百王，精兵倍于前代。分阃仗钺者，固当以身先士卒为心，贼遗君父为耻。而列城相望，坚壁自全，手握强兵，坐违成算，遂使腥膻得计，蛇豕肆行，焚劫我郡县，系累我黎庶。陛下攄人神之忿怒，悯河朔之生灵，爰御六师，亲幸澶、魏，天声一振，敌骑四逃，虽镇、定道路已通，而德、棣烽尘未息，此殆将帅或未得人，边奏或有壅阏，邻境不相救援，糗粮须俟转输之所致也。

将帅者何？或恃勇无谋，或忌功玩寇，但全城堡，不恤人民。边奏者何？护塞之臣，固禄守位，城池焚劫，不以实闻，老幼杀伤，托言他盗。不救援者何？缘

---

边州县，城垒参错，如辅车唇齿之相依，若头目手足之相卫，托称兵少不出，或待奏可乃行。俟辇输者何？敌骑往还，猋驰鸟逝，赢粮景从，万两方行，迨乎我来，寇已遁去。此四者，当今急务。择将帅，则莫若文武之内，参用谋臣；防壅阏，则莫若凡奏边防，陛见庭问；合救援，则莫若督以军令，听其便宜；运糗粮，则莫若轻赍疾驱，角彼趯捷。

今大驾既驻邺下，契丹终不敢萌心南牧，所虑荐食者，惟东北无备之城，缮完周防，不可不慎。且蜂虿有毒，豺狼无厌。今契丹西畏大兵，北无归路，兽穷则搏，物不可轻，余孽尚或稽诛，奔突亦宜预备。大河津济，处处有之，亦望量屯禁兵，扼其要害，则请和之使，不日可待。

真宗览而嘉之。及傅潜逗挠无功，何又请斩潜以徇。俄权户部判官，出为京东转运副使，又献疏请择州县守宰，省三司冗员，遴选法官，增秩益奉。未几，徙两浙转运使，加起居舍人。景德初，代还，判太常礼院。俄与晁迥、陈尧咨并命知制诰，赐金紫，掌三班院。

---

何先已被疾，勉强亲职。一日，奏事上前，坠奏牍于地，俯而取之，复坠笏。有司劾以失仪，诏释之。何惭，上章求改少卿监，分司西京养疾，上不许，第赐告，遣医诊视。医勉其然艾，何答曰：“死生有命。”卒不听。是冬卒，年四十四。上在澶渊，闻之惋惜，录其子言为大理评事。

何乐名教，勤接士类，后进之有词艺者，必为称扬。然性褊急，不能容物。在浙右专务峻刻，州郡病焉。好学，著《驳史通》十余篇，有集四十卷。弟仅。

仅字邻几。少勤学，与何俱有名于时。咸平元年，进士甲科，兄弟连冠贡籍，时人荣之。解褐舒州团练推官，会诏举贤良方正之士，赵安仁以仅名闻。策入第四等，擢光禄寺丞、直集贤院，俄知浚仪县。景德初，拜太子中允、开封府推官，赐绯。北边请盟，遣使交聘，仅首为国母生辰使。改本府判官，迁右正言、知制诰，赐金紫，同知审官院。是冬，永兴孙全照求代，真宗思择循良任之，御书边肃洎仅二名示宰相。或言仅尝倅京府，谳民政，乃命知永兴军府。仅纯厚长者，为

---

---

政颇宽，尝诏戒焉。大中祥符元年，加比部员外郎。代还，知审刑院。顷之，拜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权知开封府。改左谏议大夫，出知河中府。归朝，复领审刑院。久次，进给事中。天禧元年正月卒，年四十九。录其子大理评事和为卫尉寺丞。

仅性端悫，中立无竞，笃于儒学，士大夫推其履尚，有集五十卷。仅弟侑亦登进士第，至殿中丞。

朱台符字拱正，眉州眉山人。父赋，举拔萃，历度支判官，卒于殿中丞。台符少聪颖，十岁能属辞，尝作《黄山楼记》，士友称之。及长，善词赋。时太宗廷试贡士，多擢敏速者，台符与同辈课试，以尺晷成一赋。淳化三年，进士登甲科，解褐将作监丞、通判青州。召入直史馆，赐绯鱼，再迁秘书丞、知浚仪县。

咸平元年，与杨砺、李若拙、梁颢同知贡举，俄以京府旧僚，擢太常博士，出为京西转运副使。时北边为梗，台符上言曰：

臣闻蛮夷猾夏，《帝典》所载，商、周而下，数为边害。或振旅薄伐，或和亲修好，历代经营，斯为良

---

---

策。至于秦筑长城而黔首叛，汉绝大漠而海内虚，逞志一时，貽笑万代，此商鉴不远也。顷者，晋氏失御，中原乱离，太祖深鉴往古，酌取中道，与民休息，遣使往来。二十年间，罕闻入寇，大省戍边之卒，不兴出塞之兵。关防宁谧，府库充溢，信深得制御之道也。

幽蓟之地，实维我疆，尚隔混同，所宜开拓。太宗平晋之后，因其兵势，将遂取之。人虽协谋，天未厌乱，螳斧拒辙，用稽灵诛。重兴吊伐之师，又作迁延之役。自兹厥后，大肆凶锋，杀略军民，攻拔城砦，长驱深入，莫可禁止。当是时也，以河为塞，而赵、魏之间，几非国家所有。既阻欢盟，乃为备御，屯士马，益将帅，刍粟之飞輓，金帛之委输，贍给赏赐，不可胜数。繇是国家之食货，匱于河朔矣。

陛下自天受命，与物更始，继迁授节，黎桓加爵，咸命使者镇抚其邦。惟彼契丹，未加渥泽，非所以柔远能迩，昭王道之无偏也。今祥禫将终，中外引颈观听德音。臣愚以为宜于此时赦契丹罪，择文武才略习知边境辨说之士，为一介使，以嗣位服除，修好邻国

---

， 往告谕之。彼十年以来，不复犯塞，以臣计之，力有不足，志欲归向，而未得其间也。今若垂天覆之仁，假来王之便，必欢悦慕义，遣使朝贡。因与之尽捐前恶，复寻旧盟，利以货财，许以关市，如太祖故事，使之怀恩畏威。则两国既和，无北顾之忧，可以专力西鄙，继迁自当革心而束手矣，是一举而两得也。

台符又自请往使，时论黷之。

咸平二年春，旱，诏求直言。台符上疏，请重农积谷，任将选兵，慎择守令，考课黜陟，轻徭节用，均赋慎刑，责任大臣，与图治道。奏入，优诏褒答。入为盐铁判官，改判户部勾院，拜工部员外郎，换度支判官。景德初，郑文宝为陕西转运，或言其张皇生事，徙台符代之，仍赐金紫。

台符俊爽好谋，然颇以刻碎为举职。与杨覃联事，覃颇欲因仍旧贯，台符则更革烦扰，议事违戾，交相掎奏，以不协闻，命御史视其状。九月，徙台符知郢州，覃知随州。三年，召还，会执政有不喜者，复出知洪州，卒于舟次，年四十二。赐其子公佐同学究出身

---

， 赠钱二十万。

台符好学， 敏于属辞， 喜延誉后进， 有集三十卷。公佐及台符弟昌符， 大中祥符中， 举进士， 廷试并得第五人。初， 昌符登科， 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， 上因言台符有文学及著述可采， 甚嗟悼之。公佐卒， 又以次子寿隆试将作监主簿。 昌符为屯田员外郎。

戚纶字仲言， 应天楚丘人。父同文， 字文约， 自有传。纶少与兄维以文行知名， 笃于古学， 喜谈名教。太平兴国八年举进士， 解褐沂水主簿。按版籍， 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众。徙知太和县。同文卒于随州， 纶徒步奔讣千里余。俄诏起复莅职， 就加大理评事。江外民险悍多构讼， 为《谕民诗》五十篇， 因时俗耳目之事， 以申规诲， 老幼多传诵之。每岁时必与狱囚约， 遣归祀其先， 皆如期而还。迁光禄丞， 坐鞠狱陈州失实， 免官。著《理道评》十二篇， 钱若水、王禹偁深所赏重。久之， 复授大理评事、知永嘉县。境有陂塘之利， 浚治以备水旱。复为光禄寺丞， 转运使又上其政绩， 连诏褒之。

---

---

真宗即位，转著作佐郎、通判泰州。将行，秘书监杨徽之荐其文学纯谨，宜在馆阁，命为秘阁校理。受诏考校司天台职官，定州县职田条制。诏馆阁官以旧文献，上嘉纶所著，特改太常丞，俄判鼓司、登闻院。出内府缙帛市边粮，诏纶乘传往均市之。

景德元年，判三司开拆，赐绯鱼，改盐铁判官。上疏言边事，甚被嘉奖。十月，拜右正言、龙图阁待制，赐金紫。时初建是职，与杜镐并命，人皆荣之。纶久次州县，留意吏事，每便殿请对，语必移晷，或夜中召见，多所敷启。俄上奏曰：“夫出纳献替，王臣之任；章疏奏议，谏者之职。臣屡蒙召对，皆延数刻，屈万乘之尊，接一介之士，圣德渊深，包纳荒秽，体其至愚，不罪触犯，安敢循嘿不言。谨摭十事该治本者附于章左：一曰王畿关辅，二曰五等封建，三曰复制科，四曰崇国学，五曰辟旷土，六曰修贡举，七曰任大臣，八曰置平余，九曰益厢军、减禁兵，十曰修《六典》令式。”词颇深切，上为嘉奖。

二年，与赵安仁、晁迥、陈充、朱巽同知贡举，纶

---

上言取士之法，多所规制，并纳用焉。预修《册府元龟》，会置官总在京诸司之务，凡百三十司，命纶与刘承珪同领其事。判鸿胪寺。先是，群臣诏葬，公私所费无定式。纶言其事，诏同晁迥、朱巽、刘承珪校品秩之差，定为制度，遂遵行之。纶以三公、尚书、九列之任，唐末以来，有司渐繁，纲目不一，谓宜采《通礼》、《六典》令式，比类沿革，著为大典，时论称之。进秩右司谏、兵部员外郎。时诏禁群臣匿名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，纶谓“忠谏之入，当开奖言路，若疏远之士，尤艰请对”，上颇嘉之。

大中祥符元年，掌吏部选事。上初受灵文，纶上疏曰：“臣遐稽载籍，历考秘文，验灵应之垂祥，顾天人之相接。陛下绍二圣丕业，启万世鸿基，勤行企道，恭默思元，上天降鉴，瑞牒昭锡，聿示临民之戒，用恢奕叶之祥。乞诏有司，速修大祀，载命侍从，摹写祥符，勒于嘉玉，藏之太庙，别以副本秘于中禁，传示万叶，无敢怠荒。然臣恐流俗幻惑狂谋，以人鬼之妖辞，乱天书之真旨。伏望端守元符，凝神正道，以答天贶”

---